

GAO
YUAN YU SI
GAO YUAN YU SI

高原语丝

李若冰

《故乡丛书》

GU XIANG CONG SHU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故乡丛书》

高原语丝

李若冰

高原霜丝

李若冰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9.25印张 2插页 190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

ISBN 7-5419-2619-1/I·114 定价: 4.25元

序

在我的创作旅途中，只知道自己应该写些什么，却没有意思去论说什么。我觉得，那是文艺评论家干的事儿，用不着自己去饶舌。没想到，天长日久，为了某种客观需要，我竟写了一些谈论文学的文章，这是始料没及的。

这里记载了我在文学历程中的追求与喜悦，留下了艰难跋涉的足迹，也许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也不是什么高论，然而它能辨出我在前进路上的脚窝。那怕这些议论不免肤浅，但是我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还将继续走下去。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评论别人作品的天赋，只是爱读爱欣赏而已。因无法背拗朋友们之托，按我自己的行文方式，说了些我觉得应该说的话，也谈不上什么评论。每个人有各自的审美观念，我也有自己的鉴赏习惯，在这上头大可不必求同。我是怎么认识的就怎么说，当然，我品评过的也是我喜欢过的东西。

我以为，文学和其它艺术门类既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然而却有可以寻觅的共同点，也可以说是脉脉相通的而又互补互爱的。正是出于这种爱，我在海艺里漫笔，冒昧地说了些话，希读者谅解。

我喜欢我的故乡，对祖国西部黄土高原怀有执着的爱的感情，故书名以《高原语丝》题之，略表心迹。

1991年4月西安雍村

目 录

序.....	(1)
--------	-----

A 辑 我与文学

我从这里起步.....	(3)
我与散文——答子南同志.....	(6)
心系大西北——《柴达木手记》增订版序	(13)
野外之恋——《柴达木手记》重印后记	(19)
创作的旅途——《旅途集》增订版序	(22)
《神泉日出》附记	(24)
生活的召唤	(27)
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32)
作家——战士	(36)
发扬艺术民主	(42)
和新的时代相结合	(47)
从延安抗战剧团谈起	(49)
在丰腴的土壤中栽培文学的花朵	(58)
略谈发挥优势——新春寄语	(64)
作家的信念和职责——在榆林地区文艺创作 座谈会的发言	(66)
略谈民歌	(79)
漫谈作家的素质	(83)
倾听人民的心声	(89)
鲁迅的旋涡说	(91)
散文的自由	(93)

真情是散文的生命——在徐州散文学术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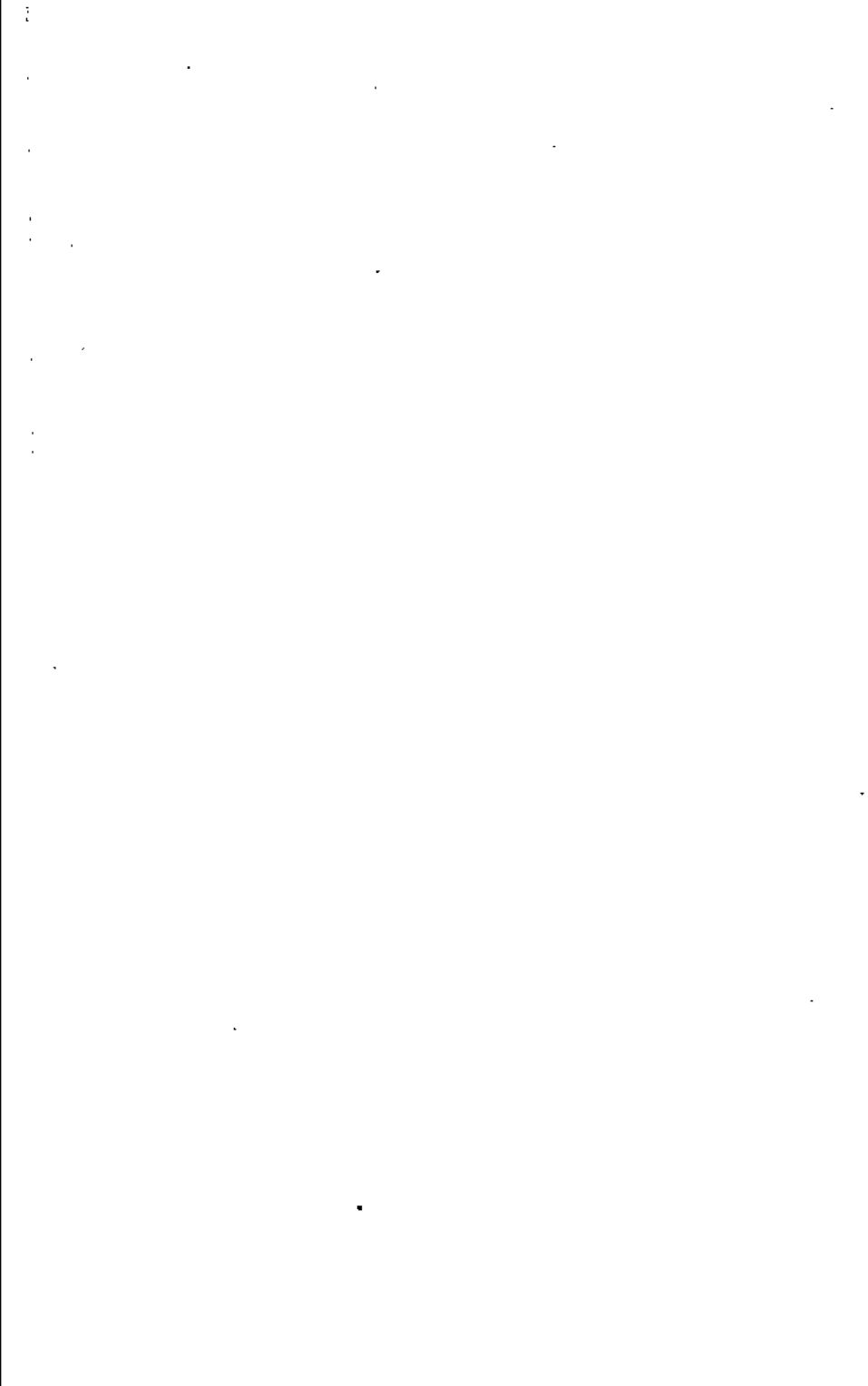
会上的发言	(96)
散文花絮	(100)
面向新的文学高度	(102)
美感与散文	(107)
书 恋	(110)
文学与梦幻——答友人	(113)
左联与革命文学	(116)
漫谈文艺面向群众的问题——纪念《讲话》48	
周年	(119)
为人民说唱一辈子——祝贺韩起祥同志从艺	
55 周年	(125)
一团火样的心——柯仲平 20 周年祭	(130)
一个大写的人——纪念柳青逝世 5 周年	(133)
石鲁魂魄——读石鲁书画	(138)

B 辑 艺海漫笔

古典艺术的瑰宝——谈《仿唐乐舞》	(143)
长安画坛的新崛起——为《陕西国画院作品选》	
而作	(146)
天籁之音——为《长安风物传说》而作	(156)
可喜的收获——《陕北秧歌研究》序	(159)
从心灵里唱出的歌——读闻频诗集《秋风的歌》	
.....	(163)
寄语陕甘宁诗会	(170)
刘成章的散文风格	(172)
致喊山诗人——肖重声《喊山集》序	(181)
漫议口头文学	(185)

生命的赞歌·····	(191)
程海小说的色彩·····	(195)
纪实文学微议——《彩色狂飙》序·····	(200)
再议纪实文学——序《八百里秦川数风流》·····	(203)
朱奇散文的魅力——《朱奇抒情散文选》读后 ·····	(206)
一颗纯真的童心——王兰英童话集序·····	(214)
献出你那颗爱心——致李沙铃的一封信·····	(216)
《大地之光》的问世·····	(218)
献给人民公仆的歌——刘仲平《希望在这块土 地上》序·····	(221)
常扬的报告文学·····	(231)
马建勋印象·····	(239)
吴树民的追求·····	(243)
致小鹅艺术团·····	(247)
牧笛其人其文·····	(250)
色泽鲜亮的五彩石——喜读耀县水泥工人诗 文集·····	(255)
致耿翔散文诗研讨会·····	(260)
方磊和他的散文诗——《小溪集》序·····	(262)
吉虹与教师之歌——《育才之献》序·····	(267)
方鄂秦——具有独创风格的画家·····	(270)
雄浑壮美的赞美诗——就《陕北父老》致曹谷溪 ·····	(275)
匡燮的散文·····	(278)
王世雄与黄土文化·····	(280)
绿色天使的世界——《绿色沧桑》序·····	(283)

A 辑 我与文学



我从这里起步

我是作为一个普通文学战士，参加这次在延安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的。

以一个战士的身份，我又重返延安，就像孩子回到母亲怀抱那样，心里充满了温暖、快乐。我眼前展现的不再是荒山秃岭，而是一幅幅梦幻般的画面。我亲眼看到抚育我成人的延安父老兄弟们，只是在两三年的光景里，把这块圣地建设得这般漂亮，这般富有魅力，变得这般丰润，宏伟，变得已难以辨认了。乡亲们的日月好过了，吃饱肚子了，箍起新窑了，老汉婆姨和姑娘穿上了时新的衣裳，脸上的笑容就像城南万华山上正在盛开的牡丹，那样鲜丽，那样可爱，我打心窝里感动，不由得抹眼泪。

但是，我也曾流过伤心的泪。

出于对延安深切的怀念，我曾三次回到延安来。尤其是七十年代初，“四人帮”横行之时，我在延安两岸，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转战陕北的山路上，看到过乞讨者，离乡出走者。这块曾经为解放全中国而慷慨献出自己无数儿女的高原，这块洒下了许许多多战士鲜血的土地，乡亲们的日月竟过得这么苦，我怎能不伤心落泪呢！那时，我站在延河桥头，像作错了事的孩子似的，感到作为一个战士对母亲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那么难过。

这次，我走在新砌的延河岸边，站在高高的宝塔山身边，眼望着被绿化了的山山峁峁，和在脚边闪着柔光

媚色的延河水，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我为延安令人快慰的变化欢呼，我向我热爱的延安父老兄弟姐妹们敬礼！无疑，延安的变化和全国一样，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的胜利！

对我来说，延安是神圣的。这是一块神圣的伟大的母亲的土地。她抚育了千千万万的战士，一代一代的革命者。延安，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延安，倾入革命者身上的热血是不会凝固的。

我是个苦孩子，母亲生下了我，却无法养活我。

是党收养了我，是延安把我紧紧地搂抱起来，是延河的奶汁哺育我长大的。延安给予我的恩惠，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尽的。延安在我心灵里点燃的人生信念的灯盏，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我少年的幻梦、追求和向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这里学着走路，学着游泳，学着开荒掘地，学着跌打滚爬。我从这里走向人生，从这里走向世界。我从这里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这里开始出征。

我从这里爱上文学，从这里开始起步。我的思维 and 每一根大脑神经，我身上的血液和每一条筋骨，我已写的和将要继续写的每一行行文字，都是和延安一山一花不可割离的，是和延安亲爱的母亲的河流融合在一起的。

我是这样判断自己的，我是一个文学追求者，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如果我不是一个战士，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我是先走入革命队伍，尔后走向文学的。我把自己手中拿的这支笔，看作是人民发给的一杆枪，她赋予我的使

命，是要我去战斗的。无论在顺风的时候，或者在逆境的时候，我灵魂里都闪亮着这一点，没有忘却这一点。

我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我在人生旅程中的信念、理想和诗情，我在文学生涯里苦苦的探索，以及产生的勇气和源泉，都是延安赋予我的。

我从这里起步，也将在这里落脚。

我的梦幻、情思和追求，始终伴随着延河的流水声。

即使在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会呼唤着“延安——母亲”的名字！

1982年5月12日于延安



我与散文

——答子南同志

你先后寄往青海西宁和冷湖的信，我从尕斯库勒湖探区返回时，一一收到了。

你晓得，我这次来柴达木盆地，已时隔二十多年，该看该跑的地方很多，又和不少老勘探朋友们重逢，而且时间里程表安排得很紧，活动也确实频繁，心情一直处在昂扬的状态中。我原想，等情绪稍许静些，再给你复信。因为，我觉得，你就我的散文创作所提的几个问题，是挺重要的，怎么好匆忙回答呢。何况，我这个人，也不擅长和习惯谈什么创作体会之类。现在，只能遵照你的意思，先简略谈上一些吧。

我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应该从五十年代初算起，虽说在此以前也写过些诗、短评和小说之类，但它们纯属练笔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除写一些诗、短篇小说以外，写得比较多的还是散文、特写和报告文学，我通常把这些作品都叫作散文。你问我为什么选定了这一写作样式？一下把我问住了。因为，最初，我并没有有意识地选定这一样式，而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记得，1950年冬，我有幸到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修，心里高兴极了。过去，随军打仗，转战跋涉，哪有专门

学习的机会。那时，我是十分珍惜这一机会的。1953年初夏，当我要从这座文学研究所出来的时候，摆在我面前的一个中心课题是：你将往何处去？在文学的路上你应该怎么走？按我个人的生活阅历，和当时的某种想法，有许多珍贵的历史和战争题材，满可以坐下来写长篇小说的，写上几年也行。但是，我没有这么做。那时，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时刻在冲击着我，鼓动着。我多么想立即投身在这火热的浪潮里去，一任浪花飞卷而去。

因此，说实在的，我没有一点犹豫，只有一个顽固的念头：到辽阔的生活的海洋里去吧！我爱新的中国，我爱这个新的时代，她的呱呱降生和将要面临的命运，是和我息息相关的。也许，因为我是孤儿，自小被革命队伍收留，而又在战火硝烟里长大，所以，当我已学着能写点东西的时候，就把自己手中握着的这杆笔，看作是一种武器；把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看作是一个战士的活动。从过去到今天，我总是这么认识的，而且从来也没有背拗过这一信念。

对于自己的浪底，没有比自己了解得更清楚的了。当我渴望跨入文学圣地的时候，还是一个连初小四年级都没念完的小学生，自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个人知识有限，能耐是很小的。但是，我是这样自不量力，这样酷爱文学，仿佛今生非走这条路是不行了。我爱读书，拼命地读，也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多写点东西，别无它求，如此而已。

恰巧，1953年仲夏，在一个偶然的会里，我听到陕甘宁边区发现了新的油矿和其它矿藏，就和几个地质学家跑去看了。延安，是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

方，我是延河水泡大的，在这儿开荒种地，在这儿随军转战，这儿是我的第二故乡。可以想知，我是怀着怎样激动的心情在爬山越岭，又是怀着怎样快活的心境写出了散文《陕北札记》。同年9月，就在《人民文学》发表这篇作品的当儿，我已和地质勘探者一起，穿过河西走廊，踏入酒泉盆地，跃上了祁连山，向地质家和工人们学着观测大地构造了。

从陕北一回来，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参加到勘探队伍的行列里，那是因为，我从心底里爱上了勘探者，他们艰苦的跋涉，高尚的情操，美妙的幻想，英勇的冲击和大无畏的气概，和我作为一个战士在战争中的生活是相通的，体验是相通的，心境是相通的。尽管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生活，我还在酒泉地质勘探大队兼任副大队长。那时，虽说是挂职名义，其实是顶班干着的。

我和勘探者一起，不分春夏秋冬，几乎跑遍了酒泉盆地。这儿每一片戈壁，每条雪河，一蓬蓬骆驼草，和一丛丛白刺花，对于我们都是可爱的，可亲的。勘探者的活动天地无比广阔，经常转换地区，是动荡不定的。1954年秋，我又和他们一起，第一次跨入了荒芜的柴达木盆地。以后，不是因为别的缘故，完全出于感情的驱使，和书写勘探者的愿望，1957年我只身又到柴达木去了。转眼三十余载，这次已是第三次了。

你问我在生活中是怎样引起创作冲动的吗？说真格儿的，我作为地质勘探大队的一个大队长，与各种地质、测量、钻井、地震、重磁力等地球物理勘探者在一道的时候，几乎忘记自己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而想得最多的是勘探工作的进度、成果和发展。我不可能把自己

排除在勘探工作之外，也不可能作个局外人，而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们一起探讨这个新发现的穹窿背斜造的圈闭状况，分析那个探井下面的地层和成矿条件，以及通过地球物理探寻的这个潜伏构造，那个重力高……等等。确实，分析和研究这些地质实践资料，我是很难听得懂的，可以说一窍不通。可是，我的兴致很高，而且从中尝到莫大的乐趣。同时，我很乐意做一个地质徒工，虽说直到今天，我还是一个非常蹩脚的徒工。

我就是这样甘愿和他们一道跋涉，攀登，一道苦恼，忧愁，也有难过得睡不着觉的时候。而一旦遇到工作开展得很顺心，获得了意外的可贵成果的当儿，我也和他们一块在沙窝里祝酒欢歌，一块脚踢砾石，挥起双臂，在戈壁月夜里跳交谊舞。往往在这种时候，我的艺术灵魂仿佛被唤醒了，时常冲动得不得了。我没有办法抑制住自己，于是就在工作之余或冬训空隙里，捉住笔写将起来。我所写的都是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和使我心灵感到震荡的事物。《勘探者的足迹》、《在严寒的季节里》和《戈壁滩上的勘探姑娘们》，以及包括《在勘探的道路上》集子里其它散文作品，都是在这种情境里产生的。

我尊重生活内在的真实，从来没想过生编硬造什么。

我写作时，既有具体事物的触发，也有对事物的一定认识，是互为作用的。想想看，如果没有生活的具体感受，怎么会触发创作情绪，怎么会唤起想象、联想和形象感觉，更不会有什么写作冲动了。我并不是在对所写的事物有了充分认识之后，才拿起笔来的；而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所写的事物的理解。我喜

欢大自然，喜欢和大自然搏斗的人，时常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本身不是雕琢形成的，而是按照自身的规律自然发展的。我希望写得简洁、朴素、明快，真挚地把自己的生活感受传达给读者。我希望自己能使自己所爱的事物，也让人们和我一样去爱。我以为，无论散文也好，报告文学也好，诗、小说及其它样式的作品也好，作者自己都是在作品之中的，都是倾注着自己全部感情，在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物的。没有渗透作者真切感受和感情的作品，是苍白的，脆弱的，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我信奉文学作品形象的感情力量，但也从来不企图把自己的感情强加于人。感情是不能强加的，更不能是虚拟造作的，而只能是顺乎作品里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的魅力。有位朋友，对我的散文《祁连雪纷纷》感到兴趣，他说你这篇东西感情真切动人，似乎也写得很轻松，你只到祁连山里跑了一天就写出来了。其实，我曾经和石油勘探者在祁连山身边工作过，跑进跑出也不知多少回数了。但是，这篇散文里所写的钢铁勘探者，我1956年在北京群英会拜访过他们之后，却急忙下不了笔，开了几次头，觉得不够味，就搁置下来了。直到1957年秋，我沿着他们探矿的山路跑了一趟，那些在我脑袋里窝了一年的人物形象，仿佛一下子活了，唤起我一种强烈的写作的欲望。看来，如果没有那次实地脑勘，掀起我感情的波涛，这篇东西是不会出世的了。

这么多年来，我主要写散文，包括特写和报告文学，这里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主观上，我喜爱这种样式，短小精炼，自然舒心，既可叙事，也可